

河邊的靈丹妙藥 / 何睿



喜歡讀歷史，讀古書，讀小說，但對文學的熱愛近乎葉公好龍，總是看的多寫的少。從小受到的寫作教育也是標準的應試訓練，一個小時800字，從入手、起講到束股、扣題，中規中矩，簡單實用。這樣的考場作文寫的多了，便總覺文以載道，文章好賴只在於思想深淺、閱歷多寡；經過這次比賽的初次嘗試，方知文字之魅力實在無窮，同樣的故事有上萬種講法，著實有趣。

大雷之後必有暴雨，就像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之後緊跟著1861年改革一樣，日俄戰爭之後，就是幾年被後世歷史學家們統稱為「1905年革命」的動盪歲月，全俄到處是罷工、遊行和農民暴動，亂成一片。在聖彼德堡，罷工罷課遊行和演講一浪高過一浪，皮斯卡廖夫大街上的糧商之子，彼得堡大學的學生，21歲的米什卡·阿列克謝耶維奇·科舍沃依在這革命的浪潮中尤為活躍。

米什卡其實並不是個民主社會工黨的信徒或者有甚麼別的遠大社會理想，只是一個放蕩而倔強的大學生——這性格一方面出於對他保守而嚴格的父親的叛逆心理，另一方面繼承自他母親的頓河哥薩克血統。從前，他熱衷於從鬥拳、賽馬和賭博中追求刺激，若不是幾年前突如其來的肺病，或許早已成了個名噪一時的拳擊家或者騎師了。然而，最近三年來結核菌在不斷侵蝕他的肺部，隨著健康狀況的一落千丈，他也只好放棄了這些狂野的消遣；尤其是這個冬天，芬蘭灣送來的嚴寒把他逼在

密不透風的屋裡，整日吞雲吐霧一連幾個月。幸虧眼下動盪的局勢給他帶來了新的刺激——還有甚麼比在自己身體崩潰前，先目睹社會崩潰更讓人激動的呢？更何況，參加遊行和鼓動市民集會，也是他日漸虛弱的身體所少數還能消受得起的刺激。

至於他的病，醫生認為他應該被送到南方去休養，用克里米亞海濱或者南烏克蘭原野上的清新空氣來治癒。米什卡的外公科濟馬·克留奇科夫，一個上了歲數，快退役的阿塔曼斯基團軍官，也竭力勸說米什卡的父親，阿列克謝·科舍沃依：「根治肺結核的良方在於溫暖乾燥的新鮮空氣，就像頓河下游草原上的風那樣，光在那兒的草地裡睡上幾天就能包治百病！」可是阿列克謝依舊下不了決心，讓這個倔強而且好鬥的兒子獨自去千里之外療養；而且米什卡也本能的拒絕著那片沒有電氣和舞廳的土地——在他看來，這樣的安排無異於流放。結果米什卡在聖彼德堡的嚴冬中又多呼吸了幾個月充滿煤煙與焦油味的寒冷空氣。

可就是最近幾天，阿列克謝的想法終於動搖了。米什卡沒完沒了的參加各種活動，叫他膽顫心驚。「這個狗崽子，如果再讓他留在聖彼德堡，就算不死於肺結核，遲早沙皇也會打發他去西伯利亞！不如就把他送回卡緬斯克他外公家吧，哪怕頓河的空氣治不了肺結核，至少能先讓他避避風頭。」每次聽聞兒子的最新壯舉，阿列克謝總會這樣想著。而米什卡也像是在故意挑戰老爺子的底線似的，不厭其煩的做出種種驚人之舉。

一天半夜，坐在書房裡的阿列克謝聽到門口的響動，知道是米什卡回來，氣衝衝的罵道：「連肺病都不能讓你坐住嗎？啊？又到外面惹了甚麼亂子去了！」

「太有意思啦！爸爸，今天我們在皇宮附近遊行的時候，正撞見幾個阿塔曼斯基團¹的哥薩克巡邏，他們就策馬衝過來。」

「甚麼？你們瘋啦！」

1. 阿塔曼在俄語中原為首領，阿塔曼斯基團則是沙皇從哥薩克中招募的禁衛軍，負責平時皇宮的警戒工作。

「可是我們人多，足足幾百人哪！便把他們圍了起來，我抓住了領頭那個的韁繩，他一下子就慌啦，手緊緊攥著馬刀柄，眼睛到處亂瞟，嘴裡還嚷嚷『讓開，不然我就砍人啦！』」

「天哪！」

「於是我跟他說『哥薩克，你不要亂懷疑嘛，我母親也是卡緬斯克鎮人』，又閒扯了幾句，就放開韁繩讓他們走了」，米什卡得意的看著父親氣得發青的臉，暗自好笑，用炫耀的口吻接著說道：「對了，他走之前，我還給了他十盧布和一張照片，說『這是我父親——拿這些錢，為他的健康乾一杯吧！』」

阿列克謝猛地從座位上彈了起來，「你給他我的照片！你這混小子！」

「哈哈，爸爸你也上當了嗎！？我把你的照片給他做甚麼？我給他的其實是，哈哈。」米什卡依舊不去理會那個憤怒的老頭子，笑的上氣不接下氣，然而笑聲很快就變成了一陣劇烈的乾咳。聽著米什卡一邊咳嗽，一邊扶著牆壁往門廊裡走的動靜，老阿列克謝終於下定決心了。

無巧不成書，就在阿列克謝不顧米什卡的強烈反對，決定送他去卡緬斯克不久，他的外公克留奇科夫，不知甚麼原因，竟提前從阿塔曼斯基團退役了。儘管老爺子顯然心有不甘，而且一問起緣由就咬牙切齒的詛咒革命黨人，但對於急著把米什卡送走，又不放心他一人呆在卡緬斯克的阿列克謝來說實在是場及時雨。三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退役的哥薩克大尉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外孫踏上了前往切爾卡斯卡斯的火車，開始了重返家鄉，前往頓河下游的卡緬斯克的旅程。

南去的列車上，乘客們好奇的打量著這對奇怪的搭檔，一邊是有些瘦削的米什卡，穿著墨綠色大衣，臉龐因消瘦而更加棱角分明，眼神中卻透著倔強和不羈。這樣的人在聖彼德堡十分常見，他們大多是被放蕩生活掏空了的少爺。旁邊的科濟馬·克留奇科夫則精幹的像頭鷹，他個子很高，微微有些駝背，釘著銀十字架的藍色制帽下露出一縷花白的

額髮，仿佛列寶畫中的哥薩克老英雄。除了不時發出一陣劇烈的乾咳之外，米什卡一直保持著沉默，心裡憤憤不平的詛咒著父親的安排：「哼，療養？這和流放有甚麼區別？等著吧，我會證明給你看的，爸爸！」

克留奇科夫雖然被提前退役的事搞得心神不寧，看起來心事重重的外孫依舊引起了克留奇科夫的主意。只是他顯然誤解了外孫的心思。

「別擔心，到了卡緬斯克你的病就會好起來的，那兒的空氣就像礦泉水一樣純淨。據說，肺病再嚴重的人，只要在草原裡呆上幾個星期都會好轉」，他似乎注意到了米什卡不屑的神情，於是繼續補充道，「你知道的，我們那兒離克里米亞不遠，沙皇都在那兒的行宮休養呢。」他哪裡知道這個倔強的外孫已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方式和父親抗爭到底啦。

列車一路疾馳，穿過廣袤的東歐平原和莫斯科丘陵，把圖拉和梁贊的工廠礦井遠遠丟在身後，又在沃羅涅什跨過奔流的伏爾加河，於是一望無垠的南歐草原便在他們眼前展開了，天邊就是頓河哥薩克的故鄉，草原的雄鷹們用馬蹄翻耕土地的地方。

天還濛濛亮時，他們在切爾卡斯克下了車，達維德卡——克留奇科夫家的年輕馬夫已經駕著馬車在這裡等候多時了。從這裡去卡緬斯克的西南的科濟馬莊園還有莫約四十俄里，他們就坐馬車過去。

清晨的天空上還掛著夜晚的殘星。清爽的風從天邊的群山吹向草原。頓河上霧氣奔騰，像一條不見首尾的白色巨蛇，在廣闊的草原上蜿蜒行進。朝霞灑在對岸涼爽迷人的樹林和蘆葦蕩中，把露水都染成了淡淡的金色。頓河左岸，兩匹拉車的小騾馬邁著歡快的小碎步自由的跑著。車上克留奇科夫雙目微閉，貪婪的呼吸著初春草原上那沁人心脾的花朵香味，還是那熟悉的香味，就算一路都閉著眼睛，這清香都可以把他引回自己出生的地方。有一刻，他竟覺得自己又成了年輕的小伙子，正騎著鐵青馬在河岸追逐兔子。

當車行到離莊園還有不到十俄里時，科濟馬·克留奇科夫吩咐達維德卡把車停下，然後回身從馬車後座的衣箱中翻出一頂老舊的藍色制

帽，輕捷的跳下車。「這是幹甚麼去，科濟馬爺爺？」米什卡問道。「古時候留下來的傳統，但凡服役歸來的哥薩克回家之前，都要犒賞頓河，」說著他掄圓胳膊把制帽用力向河中央拋去，大喊「頓河啊——靜靜的頓河，生身的父親！養育我的恩人！」米什卡默默看著，心裡不以為意，他眼中這不過是一片荒原——或許城市人的眼光根本不能衡量這片以地平線為疆界的土地。

中午時分，一行人便來到了科濟馬·克留奇科夫的祖傳莊園。米什卡被安頓在莊園中一處舒適的二樓客房裡。從這裡可以輕易的遠望四周風景：莊園周圍有兩千俄畝土地，盡是豐饒的草原，其間還點綴著幾片鬱鬱蔥蔥的樹林和一灣緊連著頓河的水塘，這些都是從1812年衛國戰爭到最後一次俄土戰爭，克留奇科夫祖輩因功受封積攢起來的，正應了那首古老的頓河悲歌：

我們光榮的土地不是用犁來翻耕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翻耕

光榮的土地上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

但米什卡對此毫無興趣，因為他的抗議正是從他搬入客房開始的。他頑固的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每天吞雲吐霧，就像剛剛在聖彼德堡度過的那個冬天一樣，詛咒著父親的安排和這個荒涼的流放地。常常整個白天，他都會緊閉門窗，放下窗簾，固執地把整個草原隔絕在外，以示對命運的抗爭。不過臨近村莊裡的年輕哥薩克們卻對這個新奇人物興致盎然，不少人都從自己的村子裡騎馬結伴而來，就為聽一聽他在聖彼德堡那些光怪陸離的生活。米什卡也樂得如此，在瀰漫著藍色煙霧的房間中向他們炫耀讓人眼花繚亂的拳擊技巧和放浪形骸的大學經歷。

「你們呀，力氣大得很，可是又有甚麼用呢？拳頭打出去都是軟綿綿的。」米什卡一邊數落著聚精會神的聽眾們，一邊使出在聖彼德堡同人鬥拳時的本領，腰輕輕一扭，巧妙地向達維德卡的胸口打去，沒用多大力道就讓猝不及防的達維德卡連退幾步，幾乎摔出門去。

令他們著迷的不僅是他拳擊家一般的手段，更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段子。雖然在彼得堡大學，拳擊和賽馬才是他的主業，但在連教區小學都沒讀完的哥薩克們眼中，米什卡簡直成了這方圓百里最有學問的人。這更叫他得意忘形，一發不可收拾了，甚至搬出了不少讓克留奇科夫頭疼的政治話題。

「知道嗎，列寧就是個哥薩克，卡爾梅克人²！」

周圍的哥薩克們嘖嘖稱奇，但也有不少報以懷疑的目光。

米什卡便以他一如既往的口吻，無比自信說道：「不會錯的，你看他那大背頭，還有那雙蒙古人眼睛，除了卡爾梅克人誰還能長成那樣！」

「有道理！」長得酷似卡爾梅克人的博多夫斯科夫對此頗感臉上有光，高聲附和道，「自古帶領窮兄弟對付沙皇的不都是哥薩克好漢嗎？就像普加喬夫，還有司捷潘拉辛！」其他人聞聲也都紛紛表示贊許。

但克留奇科夫顯然還對自己的被迫退役耿耿於懷。他把這視作革命黨人給他帶來的畢生恥辱，而對具體緣由三緘其口。只是在每次米什卡高談闊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憤憤的說道：「省省吧，那些該死的社會民主黨的老爺們，撒旦和猶大，真應該拿銅肚口扒他們的皮！」

可米什卡依舊我行我素；久而久之，克留奇科夫也只好裝作沒有聽見。

轉眼就一個月了，米什卡的病情絲毫未見好轉，情緒卻日漸暴躁了起來。他仍舊倔強的拒絕周遭的環境，既不歡迎迎面吹拂的晨風，也無意欣賞寂靜曠野上的皎潔月光。哥薩克們開始為即將到來的五月野營³奔走忙碌了，這讓他的生活冷清了許多。不咳嗽的時候，米什卡用沒完沒了的抱怨來打發時間：抱怨父親的安排，抱怨冷清的莊園，抱怨在這遠離都市

的地方，沒有熱水，沒有舞會，沒有拳擊賽和冰鎮香檳。不抱怨也不咳嗽的時候，他就狠命抽煙，然後來回來去的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踱步或者懶洋洋的躺在床上。這反而讓善良的克留奇科夫有些愧疚，他覺得是自己的招待不周令米什卡無法適應這兒的生活。

儘管一些和克留奇科夫熟識的老哥薩克們對他的這種溺愛表示過異議，但克留奇科夫總是不以為然。

「好吧，我承認這裡的條件對於你可能還太艱苦了，不過幹嘛不到外邊走走呢？你應該親近這土地，大口呼吸新鮮空氣，這才有益於你的病。」克留奇科夫小心翼翼的建議道，「騎馬到頓河邊轉轉吧，如果嫌累也可以讓達維德卡幫你趕車，去哪都成。樹林也好，草地也好，那裡的自然空氣就是靈丹妙藥。」「得了，快放我回去吧，科濟馬爺爺，只要回了彼得堡，我保證我的肺病就會登時好轉的！只要有了通宵舞會和拳擊比賽，我就會壯得像頭牛。」米什卡不耐煩的回答。

看起來米什卡的休養之旅就要這樣一直持續到結束了，但事情卻在幾天後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變化。作為附近幾個村子哥薩克的集結地，科濟馬莊園在五月野營開始的前幾天又重新熱鬧了起來。頭戴皮帽，挎著步槍、馬刀和其他全副裝備的哥薩克們陸陸續續的趕到這裡，佔領了莊園的馬棚、廚房和閣樓；從鎮軍區趕來的司務長科爾尼洛夫則整日忙著給頭次服役的年輕人編製成組。這些年輕人白天在頓河邊摸魚、賽馬，晚上就把米什卡拉到客廳裡來，聽他炫耀那些並不光彩的經歷。

野營隊伍開拔前的頭一晚，大家用過晚飯後又照例把米什卡圍在中間，米什卡便先講了一個自己如何靠一匹瘸馬拿下社區賽馬的冠軍的故事。說到精彩處時的滿堂喝彩，竟把克留奇科夫都引來了，他為了不打擾別人，就悄悄的站在人群外邊。米什卡也興致高昂，於是故意壓低嗓門，說道：「靜一靜弟兄們，這還不是頂厲害的手段，我選用十盧布戲弄過幾個阿塔曼斯基團的哥薩克呢！」然後講起了那個把他爸爸，可憐的老阿列克謝氣的半死的故事。

2. 卡爾梅克是俄羅斯人對生活在伏爾加河至頓河一帶的額魯特蒙古人的稱呼。

3. 帝俄時代為了保證哥薩克戰鬥力，每年五月組織所有服役期的哥薩克自籌裝備，進行野外軍事訓練。

「那天晚上，我們沿著涅瓦大街遊行，有好幾百人吧大概，剛剛轉過皇宮去就撞見了幾個阿塔曼斯基團的哥薩克，就這麼僵持上啦！於是我拉住其中一個的馬說：『為了我父親，這十盧布拿去買酒喝吧，』然後遞給他一張照片和十盧布，你們猜最後怎麼著？」米什卡興奮的說著，全然沒有注意到人群外，有個人臉色已經因為暴怒而變成了鵝肝色。——聽到這裡，克留奇科夫不用猜也知道故事的結局，因為他就是那天哥薩克們的值班長官：巡邏結束之後，哥薩克們向他匯報了這段小插曲：「我們賺了十盧布，不過得為這個照片上的大鬍子喝一杯！」然後就去了涅瓦大街，把那十盧布通通換成了伏特加，喝的酩酊大醉，自稱是被先知伊利亞的神車送回營房的，並且把那張照片掛在牆頭，茲以紀念這場痛飲。這事兒立刻被傳為美談，不少別的連的哥薩克特地跑來瞻仰這位能帶來意外之財的大鬍子。然而第二天，他就被團長叫去，面色鐵青的巴克拉諾夫團長手裡死死攥著那張大鬍子照片，劈頭蓋臉的一頓大罵「克留奇科夫！你這沒出息的，你們連隊的營房裡怎麼有這種東西！從哪來的，啊？」他便把事情如此這般講了一遍，話還沒說完，暴怒的團長臉就幾乎貼著他的臉咆哮了起來，「糊塗蟲！昨天阿列克謝皇太子來警衛室轉，一眼就看到了這玩意兒！這傢伙是他們造反的頭子，卡爾·馬克思！」雖然接下來幾天的調查最終讓克留奇科夫洗清了干係，但是他的名聲卻跟著全毀啦，只好提前退役，為著這恥辱的經歷，他對最近一切同革命有關的字眼都恨之入骨。一個多月來，為著對自己外孫的溺愛，他還能忍受米什卡的高談闊論，可如今，真相大白了——他又被耍了一道。

「米什卡，你這混小子！」他的吼聲如炮彈一般在房間裡爆炸開來，震得屋頂上的灰塵像彈片碎屑似的紛紛下落。滿屋子的哥薩克們都被他的一聲怒吼鎮住了，米什卡還沒反應過來，就被老軍官那雙鋼鐵般堅硬的大手抓住脖子拎出人群，然後又重重的摔在地上，「該死的傢伙，你把我害慘啦！」

米什卡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搞的莫名其妙，但是憤怒很快傳遍了他的全身，「你瘋了吧？想摔死我嗎？」「摔死你才好哪！毒蛇，猶大！我們大家都被你整慘了！你給我滾出去！」

米什卡怔了一陣，不知是因為肺病還是憤怒，臉憋的通紅。最後丟下一句「好吧，那我走掉好了，借我匹馬，我明天就去參加野營，教您眼不見為淨。」說著，一把分開詫異的人群，大步向院子裡走去。

良久，克留奇科夫才和一應哥薩克們跟了出來，看見馬廄裡亮著燈，原來是米什卡正在整理馬具。老頭子突然有些後悔了：叫一個得著肺病的半大小子去野營，這算甚麼事兒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強烈的自尊心又不允許他同自己的外孫妥協，於是喊道：「科爾尼洛夫！」

「先生？」身材高大，走路卻像狼一樣輕捷的司務長科爾尼洛夫對這位前阿塔曼斯基團軍官依舊十分尊敬，應聲而到。

「那就依他，給他登記入營，明天就走！教他和咱們兄弟一樣紮營，行軍，多吃多睡，這傢伙在怎麼整治咱們哥薩克啊！如果他不規矩，那就只有用哥薩克的老辦法，把這位社會民主工黨的少爺套在馬套裡抽抽啦！」克留奇科夫站在馬廄外故意大聲說著，但裡面的米什卡毫無反應，只是默默的整理著馬具。只好搖了搖頭，吩咐達維德卡道，「快去幫他看看吧，他不懂這個，萬一鞍子和馬背之間粘了根麥稈或者別的甚麼東西，明天走不了幾程就得磨破啦。」

第二天清晨，隊伍從科濟馬莊園開拔。

外孫走後，克留奇科夫整日都追悔莫及，但始終無法做出行動。他先用頭一周平息心頭對被米什卡戲弄以致提前退役一事的怒火，然後又用一周說服自己最先做出讓步，把米什卡叫回來。等他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打算放下面子去找外孫時，他才發現自己已經同營地失去聯繫了——竟沒一個人知道今年營地的確切位置，有人說在紅石崖南面的草地上，達維德卡則建議去維申斯克附近的頓河右岸去看看，「傻東西，你不知道今年那裡已經被水淹了麼！」克留奇科夫不耐煩的說道。往年找不到營地這樣的事情可不多見，他隱約覺得有些反常，對米什卡的擔憂越來越重，一種不祥的預感開始繞在他心頭。

等到老爺子終於打聽到確切營地的確切位置，並且策馬去接回米什卡的時候，已經是6月中旬了。

韃靼村的潘苔萊在去年沙皇閱兵的御前賽馬上摔斷了腿，因此在其他哥薩克拉練時被安排看守營地。這天他正百無聊賴的靠著一棵樹打盹，忽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冰雹似的朝這邊傳來，忙起身看時克留奇科夫已經馳到了他跟前。

「啊哈，克留奇科夫老爺，上帝保佑沙皇，甚麼風兒把您吹來啦？」

「沒甚麼，看看小伙子們——野營都順利吧？今年這個營地可不好找啊。」克留奇科夫含糊不清的回答著。

「還是老樣子唄，和往年一個樣，整天在野地裡跑來跑去，不過今年咱們的頭兒有點兒麻煩，總張羅著換營盤，這裡已經是第四個啦。上一個是在維申斯克的頓河右岸，可是前一陣被水淹啦。」

「難怪找不到你們，」克留奇科夫若有所思，「那倒是叫人頭疼，我們這邊去的哥薩克們都還好嗎？」

潘苔萊聽到這裡，似乎明白了來意，眼神一時黯淡了下來，「難怪你大老遠的跑來了——真是丟人啊，那小伙子算是慘啦，幸虧大夫來的及時，已經送到鎮上去了，上帝保佑他——」

聽到這裡，克留奇科夫幾乎站不住了，一瞬間悔恨和愧疚都湧上他的心頭，但他強按住心頭的悲傷，繼續有氣無力的問了下去，「那現在怎麼樣了？」

「肋骨斷了，就算撿條命，臉估計也要破相——」潘苔萊難過的說道「可憐的小伙子。」

「等等，肋骨斷了，這是怎麼搞的？」

「當然釘馬掌的時候被踢啦，倒楣的雅科夫！就是給赫克托里亞的那匹大個兒棕色馬釘的時候，那馬一撒歡兒，他就——」

「等等，你剛才是說大魚村的雅科夫！？」克留奇科夫聞聲突然一陣輕鬆，長出了一口氣——雖然他知道這欣喜不合時宜，但也無暇顧忌

這些禮數了，一把抓住潘苔萊，「那我的外孫呢？米什卡·阿列克謝耶維奇·科舍沃依？」

「哦！」潘苔萊恍然大悟，「您是說來的時候還害著肺病的那個米什卡吧！他來的時候已經病的挺厲害的啦，脾氣也糟糕，不過——」

潘苔萊話剛說到一半，就被一陣雷鳴似的馬蹄聲打斷了，一群矯健的哥薩克騎士正你追我趕，飛馳回營，為首的一個站在馬鐙上，座下的馬幾乎繃成了一張弓，贏得身後眾人的陣陣喝采。

「科濟馬爺爺！」那騎手轉眼已在他身邊勒住了馬。

克留奇科夫幾乎沒認出來這個皮膚黝黑，身材勻稱的人便是自己的外孫。此刻的米什卡全身都洋溢著一股他所熟悉的活力和勁頭兒——那種在長期生活在草原上的頓河哥薩克們特有的彪悍與豪氣，令他吃驚：「你的病——」

「您不是自己都說了嗎？再厲害的肺病，只要在頓河的草原上躺上兩個星期，都會好轉！這幾周我們就在這草原裡像兔子似的跑來跑去，晚上就睡在草叢裡，這裡的空氣真是靈丹妙藥！你叫我親近這片土地，他果然給了我力量，真是妙極啦。」米什卡的聲音如打雷一般洪亮。

「哦，是嗎，看到你沒事兒真是太好了——」克留奇科夫鬆了一口氣，說道「那天我的火兒有些大了，事情是這樣的——」

「不不，是我要多謝您的那通火兒，不然我現在恐怕還在莊園的客房裡悶著哪！」米什卡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認，「還有，我大概知道您為甚麼會發這麼大火兒了，真是抱歉——不過我想，您還會讓我在這裡呆下去的吧？我現在都有些不想回彼得堡啦！」

這時，旁邊趕來的科爾尼洛夫替科濟馬老爹回答了這個問題：「你當然得呆下去啦，野營還沒結束哪，我是不會放你走的！野營結束了也不一定！就衝你那身手和一肚鬼點子，就該把你送到阿塔曼斯基團去，和你外公一個樣！」

得獎感言

頭次嘗試這種長文寫作真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參加這次比賽是因為正巧在讀《靜靜的頓河》。那種宏大歷史背景和人物命運相交織的俄國史詩風格，以及穿插其間深沉的人文關懷，在肖洛霍夫簡潔生動的筆法下體現的淋漓盡致。讀得入神，便手癢仿了這篇哥薩克主題的小小說。本來甚至想寫成《靜靜的頓河》的同人本，惜乎筆法太差，自己筆下的主人公塑造的還不及大師順手勾出的龍套鮮活。那些恰到好處的細節，粗獷幽默的對話，非有此生活經歷者不能寫出，更遑論小說中既嵌套時代背景，又展示人物個性的種種情節了。只好自己憑空捏造了幾個人物，放到南俄的草原上向大師致敬：大哉，肖氏。

評審意見

張煒先生：

語言流暢，觀點不白晝，人物尚鮮活，情節詳略結合，詳者實寫，略者虛寫，應算結合得聰明。